

清凉东山十八盘



张少芳

天气越来越热,火辣辣的日头晒得人只想找个清凉地儿。太原的东山有个自然天成的山野步道是户外爱好者常去之地,因为步道嵌在山间曲曲折折,被称为东山十八盘。有人相约,响应者众,东山十八盘顿时热闹起来。

起点是茶坊庙。茶坊庙是新修建起来的仿古庙,原古庙早已踪迹全无,据说曾是原晋阳湖的古渡口,如今这里紧依着连绵的山坡,早没有一丁点古渡口的痕迹了。一个木牌标示着不同方向的不同景点,按着“十八盘”方向的指引,我们踏上了林中小道。先是一路下行,穿行在林荫道间,厚厚的

松针铺就的林中小道踩上去软软的,弹性十足,而高高的落叶松遮挡了强烈的阳光,走在山林中,凉爽且舒适。下到沟底,又是另一番风貌,在两边巨大崖壁的夹峙下,这里常年阴凉,植被茂密,各种形状的植物杂错生长,各自立足一方地盘,展示着丰富的生命力。走在一片绿色中间,与不同的叶片亲密接触着,仿佛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此时也是各种野花绽放的时节,这一片贴着土地密密的小圆绿叶中间,散落着星星点点的嫩黄色小花;那一丛枝叶间,藏着蓝紫色的小花,花瓣

造型仿佛展翅欲飞的蝴蝶,美丽多姿;四周张望,又发现一串白色吊坠般的小花排列整齐规规矩矩地藏在绿叶底下,煞是可爱;也许是地处阴凉的缘故,别地的丁香花早已败落,而这里的几树丁香花还正开得热烈,香气飘了很远很远……

走出沟底,又经过一段较为辛苦的爬升,站在一个山头四下环顾,满眼青绿,像一幅立体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远处的风车正悠悠地转着,天蓝得清澈,飘逸的白云在蓝天上舒展着各种姿态,有的像飞絮轻轻地一抹,有的如波浪翻涌,还有的一排排如“晴空一鹤排云

上”。看云看得让人迷醉,忘了移步。“山中何所有,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,不堪持赠君。”也只有亲自走进山中,才能看云自娱,像云一样舒展身心,与大自然共乐。

过了龙角山,就接近出山了。龙角山庄坐落在这里,山庄里散落地扎着几顶帐篷,想来是供游客体验露营的,还有几栋小木屋卧在草坪上,整体充满着野趣。我们在凉亭下落座用餐,一阵凉风吹来,怎一个舒适了得。

这一路,穿林荫,走凉沟,赏花看云,行走在山野中,宠辱皆忘,心归安宁。就这样意满而归。



骑行之乐

武华民

周末下班刚回到家里,好友就发来约骑的微信,我立马爽快地答应了。

骑行一般都在城市周边,每次出行都能看到城市的新变化。我们经过了许多条新开通的城市道路,途经了新的居民小区、企业和学校,就连之前脏乱的城乡接合部,也都被环卫和园林工人整理得干净美丽。感觉变化最大的是几条穿越市区的河流。河水青青,绿树成荫,花团锦簇,风景秀美。尤其让我意外的是,色彩艳丽的健身乐道和绿化带比比皆是。漫长的河滩湿地成了湿地公园,健身乐道沿河逶迤而行,有的延伸到周边县市区,绵延几十、上百公里,健身器材场和运动球场星罗棋布。这里已成了居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场所。

我们骑行到过城东的白马寺、二里头遗址博物馆,城南龙门石窟、陆浑水库,城西的千唐志斋博物馆,城北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等地方,领略中华文明,感悟建设成就。一次,我们翻山越岭骑行了70公里,来到大山深处的豫西抗日根据地纪念馆。纪念馆建在新中村一个叫柏茂庄园的建筑里。抗日战争时期,这里曾是豫西八路军第一支队司令部 and 豫西专署所在地。建筑依山而建,古色古香,墙壁上的瞭望窗口以及墙上随处可见的弹孔,诉说着当年战斗的激烈与残酷。

我们也常骑行到远处的山区,采摘野生的槐花、小蒜等。沿途村庄变漂亮了,村民门前的农用车、小轿车渐渐多了,乡村振兴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。一天,妻子带回了一大包枸树穗。下午,她就把枸树穗清洗干净,晾干,拌上玉米面后蒸了一大锅,浇上蒜汁,留下我们家吃的,其余全部送给了邻居。前两天,妻子又带回了一大包韭菜。妻子高兴地说,咱们包饺子吃。原来,因近期蔬菜销路不畅,看到菜农的抖音后,骑友们就赶了过去,帮助老乡收割韭菜。

富有生活气息的周边骑行,让我想起了孟浩然的《大堤行寄万七》:“大堤行乐处,车马相驰突。岁岁春草生,踏青二三月。”当下,祖国处处生机盎然,风景怡人,人们不用出远门,就能享受到诗人笔下那样的美好景色,美哉,快哉!



夏花灿烂古城娇

拍摄时间:2022年6月

拍摄地点:山西太原

阳光灿烂,碧水环绕,绿树鲜花,远山如黛,高天湛蓝,锦楼巍峨,夏日的太原古县城添了几分妩媚。

杨靳葆 摄

又到枣廊飘香季

刘 玟



每年的端午节,我一般是在家乡的枣廊里度过,今年也不例外。

枣廊位于潇河坝堰上。从村庄向北望,千余米长枣树带,如一道篱笆树墙蜿蜒在潇河坝堰上,村庄就罩上了一种踏踏实实的安全感。我骑行回家乡,总是先沿汾河东岸坝堰南下,遇汾河与潇河交汇口顺堤左拐,就上了潇河坝堰,视界一下子缩小成窄窄的一条枣树长廊。沿二三米宽的坝顶土路,在长廊里向东走一程,右拐冲下去,上一座漫水桥,过桥冲上南岸坝堰左拐,又进入了另一条枣树长廊里。再东行五六百米右拐进村,离乡时按相反的方向再走一次。潇河枣树长廊就这样揉进我的路程里,突然涌现,又戛然而止。

走得多了,我就像远古时代的农民,依据枣树的生长历程,寻找着四季轮回定位,形成专属于我的节

令。如我只有在现场真切地闻到枣香时,我一般才认定是夏季的正式开始……

这些枣树的前辈是密植于潇河两岸起着护村作用的柳树林。儿童时代,柳树林是寄托我夏日快乐时光的神秘营地。斗转星移,柳树林被砍伐殆尽。每次骑行路过,望着光秃秃的潇河两岸,在深深的遗憾里,总夹杂着一一种缅怀的成分。后来,村民在南北坝堰内外两侧都种上了几列枣树。枣树从幼树出地面1米左右,开始打截分枝,二级枝条向两边斜长,树形扩展开来。坝堰同侧的枣树枝条低位交错,两侧树梢在空中不断接近。弹指十几年光阴,在南北坝堰上围出两道树穹,如尚未完工的建筑,顶上还留着细细的一线缝隙。枣廊——是我给这处长廊取的私人名字——开始分担起我一部分渐逝的乡愁。

抵近细看,枣花初长时,如米粒大小,然后炸开成迷你五角形,密布在未级枝条上,布成了浅黄色的花条。频频吸气,也不一定闻得到花香。仿佛由多少枝条散出的气味,需要在空中完成化学反应,才能生出香来。花香没有遵从均匀分布的规律,如有某种神秘的力量,把非常细微的花香集合起来,埋伏在某处。我不经意间闯入香阵,感受到被冰糖型花香包围的感觉,贪恋地深吸着。包围圈又如此薄弱,略一移步就冲出去,等我发觉再返回时,那香气竟遍寻不着。被幸福包围的感觉,竟然如此短暂而又断断续续。

对我而言,这若有若无的花香已经足够了。每当端午时节,我独自在枣廊漫步,满目嫩绿中划着浅黄,如走在历史与现代交错的时空里……